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十五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七

漢

李固 杜喬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
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司隸益州竝命郡舉孝
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大災之異
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
臣聞化以職成官由能理伏睹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
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
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風不宣薄俗未革前孝安皇
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使樊豐之徒乘權縱恣改亂嫡

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于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至於裂土開國寔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

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
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
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
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
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
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諛諛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
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等無他
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

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陛下宜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即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

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
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為雒令棄
官居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
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
權日重固乃奏記于商欲令先正風化退辭高滿又以
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宜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
子之人進御至尊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妾保妾醫巫
致飛燕之禍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

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
與之更始于是賊帥夏密等自縛歸首固皆遣還使自
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
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因共重賂大將軍梁冀
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
泰山盜賊屯聚歷年莫制固到悉罷遣郡兵歸農以恩
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
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

賀純待以大夫之位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慈慈
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悵然為
時惜之今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
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
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
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
可勅令起又薦陳留掾倫清河房植等數人是日有詔
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

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竝是宦者親屬輒為請乞
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
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
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乃更下免八使所舉
刺史二千石自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
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
人至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于是
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

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
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使中常
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
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
匿乎秦皇沙邱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
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
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年長高明有德任
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或鄧閭

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
將卜沖帝山陵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初憲陵
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
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
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
望遂平而梁冀每相猜忌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
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誣固離間近戚自隆夫黨
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山陵未成違矯舊制子罪莫大于

累父臣惡莫深于毀君事合誅辟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問帝尚能言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屍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遠尋先世廢

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
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
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
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阼幾將傾矣國之
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
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
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嘗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
論既異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

將軍累世國戚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
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
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懾
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
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怒乃說太
后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歲餘甘陵劉文等謀
共立蒜為天子冀因誣固與文交通下獄門生王調
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太后乃

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大驚畏固終為
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臨命與胡廣
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
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
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
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
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皆長歎流涕冀暴固尸于衢
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

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
因往臨哭陳辭于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
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
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載乾
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
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踣耳目適宜視
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董班亦往哭
固屍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二人由此

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
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杜訪等乃共論固
言迹為德行一篇固二子皆死偃城獄中少子燮先固
未嬰禍時其姊文姬豫謀藏匿以託固門生王成得脫
亡變姓名為酒家傭冀誅後乃徵議郎厯官河南尹在
位廉方端正有父風時人稱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
楊震府稍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

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
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
瑗等臧罪千里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
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
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龍飛即位天人
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
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今梁氏一
門宦者微孽竝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

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
凶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暉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
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
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
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
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
聽又冀屬喬舉祀宮為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

用因此日忤于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等因共譖于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當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文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冀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城北家屬故人莫

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
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積十二日太后聞而
不罪匡于是帶銖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
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送葬行服隱匡不仕匡
一名章字叔康常為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
兄也匡耻與接事託疾牧豕云

後漢書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
安已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

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害義專為物則害智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視胡廣

趙戒猶冀土也

論曰李杜二公當母后強臣擅命之日正色折奸危
言悟主朝野咸倚為重志雖未遂而以身死之百世
而下猶足興起頑懦不獨當時門生故吏之從義如
歸也或乃以冀負弑逆大惡固喬不克聲罪致討故
綱目卒奪其官然其事曖微又旋已去位清河之禍
隨之其身之莫保況能案未成之獄以加之罪而制
其死命乎夫立君美事也又憑議于衆弑君惡蹟也

又假手于私王荄長且賢中外屬望二公當此時深
心毅力迭用柔剛非惟不能奪邪謀而歸正議終且
以獲罪焉而顧欲推鞠其私人證成大獄帝后制于
中羣凶黨于外將誰謀之而誰信之夫機事不密則
害成冀依倚城社構連羽翼他日桓帝尚不敢顯行
其天誅況臣下乎或謂二公陰圖機會為國殄此大
憖若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可也不知事勢
不同蠱吾之立漢祚興衰所繫立與不立定于俄

義固爭庶幾可為若復依違隱忍託為事

關

卒之國事已非而已之身名亦喪先儒有言曰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為正此不易之論也延熹二年李雲杜衆以直諫得罪九年李膺杜密以鉤黨見收終桓之朝稱李杜者三並懷忠抗節不得其死而漢之亡決矣

朱穆

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也祖暉少有氣節年十三與外

氏宗屬避王莽亂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
衆皆惶迫伏地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
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壯而舍之歷仕臨淮太守吏
人畏愛章帝時拜尚書僕射時尚書張林議復武帝均
輸法帝然林言暉屢執不可帝怒切責諸尚書暉自繫
獄三日詔勅出之暉因稱疾篤不肯署議尚書令以下
皆為惶怖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備機密當以死報奈
何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耶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乃

共劾奏暉帝意解卒寢其事父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
相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疾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
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
岸其父常以為顓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
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
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
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及桓帝即位梁太后臨
朝穆以冀地親勢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

以勸戒冀曰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親其忠直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多非其人九卿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暉樂巴等冀雖不能從其言而擢用暉巴舉穆高第為侍御史時桓帝臨雍禮畢公卿出虎賁

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于地即劾奏抵罪公卿皆慚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常感時澆薄莫尚惇篤作崇厚論其畧曰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于道則愧生于心非畏義也事違于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

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于原壤楚嚴不忍章于絕纓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尚相誹謗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兼伐其善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時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

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聚歛無厭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坐視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奸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

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為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曰如此僕遂無一可耶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饑饉流移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貪汙吏至有自殺者以

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發墓割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處公憂國志清奸惡橫遭謗譖遂罹刑譴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以朝臣薦徵拜尚書延熹五年馮緄以車騎將軍將兵討武陵蠻時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費軍資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

奏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穆即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延平以來浸益貴威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權傾海內子弟親戚汎濫驕溢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臣愚以為可悉罷省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

化矣帝不納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
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
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
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
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穆伏不
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
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
時年六十四穆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

共表穆立節清忠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
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書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
自寫之穆卒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曰文忠先生穆
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
有名節仕至河南尹

論曰君臣朋友之義雖以人合蓋有天焉穆氣節剛
決與乃祖同而文學過之然考暉初從東平入朝奪
壁少府大為憲王蒼敬重其後上便宜之策抗均輸

之議章帝卒皆聽從君臣之令終如此暉與張堪陳
揖交生死不肯負司徒桓虞歎其義烈朋友之合好
又如彼及穆之身奏記于梁冀既有違言忠諫于桓
帝且以獲戾又不幸遇劉伯宗輩薄于仁義著論絕
交迹其生平憂國忘身死而後已剛目特書其卒其
所以予之者深矣抑考竇憲之時若樂恢之抗疏殉
身何敞之始終忠懇韓稜之正色立朝東京多節義
之臣此猶其比肩而起者梁冀之積威過于竇憲穆

能以剛正終焉最後又力陳宦官一疏其賢不可及矣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嘗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欲以為吏辭以養不赴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初四年西羌作

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瞻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咸以為然詗聞而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

屬于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
念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
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詎恐其疽食侵
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
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詎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
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
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
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詎議于是

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尉之
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之朝
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
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弔也志不
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
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棱棱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
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
諄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

去教倉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
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
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
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
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
為下收得百餘人誦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
劫掠乃伏兵以殺之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
采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
畧遷為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詔于陳倉峭谷詔
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
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
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
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
何也詔曰羌衆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
所不測彼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

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羌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

入益州調乃占相地勢築營壘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
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難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僦五致一調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數
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傭者于是
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調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
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
十倍于前坐法免永建元年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
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

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詆盛夏多拘係無辜為吏人
患詗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
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
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為
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詗
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詗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
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國

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
臣襲揚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幾罹不惻宦者孫
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陳奏再三始坐防徙
邊黜防黨尚書賈朗等而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
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
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
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奏除之諸所議多見從用詡
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

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
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
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
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其獲罪
于天已可知也恭亦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論曰詡多智謀有文武才畧沮棄涼州三輔安危所
係不特保全疆土而已其在朝歌武都之間則循吏
而兼名將者也詡性剛而執法嚴在朝廷權多憚之

九見譴考三遭刑罰然以博擊權閹之人而能使官
者亦知其忠至于相率論救則忠信可行而直道之
不泯也

張綱

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留侯良之裔也父皓初為廷
尉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安帝
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厯廷爭之
不能得順帝即位拜司空在事多所薦達綱少時經學

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言文明恭儉守節約身尚德中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姦謀自消和氣感應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

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
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
奏白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
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
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
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
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悚時冀
妹為皇后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先是廣

陵賊張嬰等聚衆數萬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
歲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
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
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
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
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
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
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

以刑罰相加誠轉禍為福之時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充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夫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聚黨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

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
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將任從所
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名之人情
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為梁冀過絕天子嘉美徵欲
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
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
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
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有詔褒

卹拜其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論曰張綱正色立朝不阿權貴惠心孚衆不罔下民
可謂柔不茹剛不吐矣然能化千萬愚夫愚婦之心
而不能救一二貴戚強臣之禍何哉孟子言簞豆噉
蹴乞人不屑而受萬鍾者徒以宮室妻妾之不可已
遂棄禮義不顧嬰等雖冠賊然皆有激而成其廉耻
固未盡澌滅也若梁冀者晏安酖毒失其本心不至
于殺身覆宗不止豈非所謂死于安樂乎夫小懲大

誠小人之福章帝知竇憲之奸順帝嫉梁冀之擅而卒濡忍弗決遂令惡極罪大不復可賞誦富驕為害之言又歎君子之欲保全小人如此其至而彼昏不知反以德為讎也

劉陶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王勃之後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非同志雖富貴不苟合也同宗劉愷以雅德知人獨深器陶時朱穆刺史冀州以

案驗宦官觸桓帝怒徵下獄輸作左校陶時游太學率
數千人詣闕上書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志清
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穆
張理天綱補綴漏目內官恚疾謗讟煩興天下有識皆
以穆同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于
崇山重華忿于蒼墓矣當今中宦近習竊持國柄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
顏化為桀蹠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感王綱之不攝懼

天網之久失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
校作帝覽其奏赦之陶見梁冀當朝連歲灾荒復上疏
陳事曰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與足相須而行也陛
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灾不有痛于
肌膚震食不即損于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
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死者悲于寃宥生者戚于朝野
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
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朱穆前烏桓校尉李膺皆

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摧破姦黨掃清萬里
膺厯典牧守正身率下威揚朔北實中興良佐宜還本
朝夾輔王室以上齊七曜下鎮萬國書奏不省時有上
書言民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
在于民饑比年已來良苗盡于蝗螟杼柚空于公私而
議者不達農殖之本爭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
賈國利利盡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一人鑄之萬人

奪之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猶不足無厭之求也臣
嘗誦詩至鴻雁于野之勞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
征夫饑勞之聲甚于斯歌今地廣不得畊民衆無所食
羣小秉國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攘臂遠呼使
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詩人所以
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帝遂不改鑄後陶舉孝廉除
順陽長縣多奸滑陶到官募吏民有勇力者不拘亡命
奸賊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兵皆嚴兵

待命于是覆案奸軌所發若神後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二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上言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而州郡忌諱更相告

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
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明年角反乃思陶言封中陵鄉侯
三遷尚書令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徒為京兆
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
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
天下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
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
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

吏習戰陳知山川臣嘗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臣前驛馬上便宜乞絕河東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流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其存者尚十三四悲愁相守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

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急要八事乞深垂納省其八
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曰今
四方已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
知疑陶與賊通情于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
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
恨不與伊呂同儔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
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
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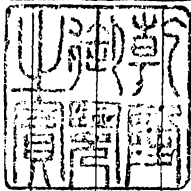
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同死耽素以忠
正稱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
者時太尉許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官
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舉邊遠小郡清修有惠
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
其私所謂放鵠鷄而囚鸞鳳帝以讓馼濟諸坐徵者悉
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論曰漢末母后外戚盜賊強臣之禍皆成于宦官鄧

后稱制則用小黃門通命兩宮梁冀擅國則任中官子弟以求自固董卓入朝廢立則以起兵誅宦官為名至于盜賊之興由百姓饑寒饑寒之源由牧守貪濁牧守之橫由中常侍私人典據州郡傳變所謂釁起蕭牆而禍延四海與陶言正相發明也夫患常積于忽微苟及時補救猶可轉禍為福而亡國之君臣安危利蓄如燕雀處堂苟延日夕雖有忠臣直士痛哭流涕于其前不厭為迂濶則斥為誹謗秦隋之季

羣盜蠭起趙高虞世基故為大言慰藉兩主皆深信
不疑寧獨一漢靈哉陶所陳西羌事勢本末深切著
明而宦官且曰州郡不上陶何緣知前此張角正坐
州郡諱言遂釀其禍覆車不遠莫之省憂下則巧言
如流上則辟言不信頌雨無正七章未嘗不太息于
敗亡之相尋千古一轍也抑考陶之言曰國安則臣
蒙慶國危則臣亦先亡蓋繫心宗室不忍同談笑于
越人是以危言深論至于再三以冀幸君之一悟而

讒諂蔽明忠信得罪本實撥而枝葉亦因以害矣



史傳三編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

陸湘

騰鏐監生臣

王樞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十六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八

漢

陳蕃 竇武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
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

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民有趙宣葬親而

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
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
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
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塚藏而孕育其中
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
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
殺之坐左遷修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
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

蕃上疏駁之曰良民為寇皆所在貪虐使然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吏民亦畏其高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

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君人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下應分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

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悲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于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儻爵

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
上疏極諫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
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勢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
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
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
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排陷忠良
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抵罪蕃

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詞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黄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

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起從列
侯繼承天位誠不愛已獨不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
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而近習之權復
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
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
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于陛下有何悃悃而
小人道長營惑聖聰遂使天威為之發怒過謫已甚况
乃重罰令伏歐及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

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徵符瑞豈遠乎哉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瓊璫竟死獄中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謫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
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詞伏見前司隸
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
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
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異人君者
舉動不可以違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謬言出口亂及八
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于市乎又青徐災旱民物
流遷而國用盡于紂羅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

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青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深責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永康元年竇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

息偃在床于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靈帝即位竇太后復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辭太后不
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
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
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于蕃蕃與后父大
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
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譖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

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蓄常疾之志誅中官
會竇武亦有謀蓄自以既從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謂其
志可申乃先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颺等與
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
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奈何數
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
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
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蓄因與竇

武謀之武不即以時收殺而須考竟其詞事遂泄曹節等因矯詔誅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蕃曰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于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畱朱震時為鉅令聞而棄官

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
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大赦黨人乃追
還逸官至魯相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少以經行著稱教授大澤中
不交時貴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
為貴人拜武郎中冬立為皇后封武槐里侯明年拜城
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
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

于道施貧民時宦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建武
上疏切諫其畧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
續為禍虐欺罔譎詐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強臣
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牢脩
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
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
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
呂之佐而虛為奸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

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陳蕃胡廣朱寓荀琨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明達國典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按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

見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卬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劉儵參問王子侯賢者入白太后徵立解濟亭侯宏是為靈帝拜武大將軍常居禁中更封聞喜侯子機兄子紹靖皆為侯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私謂武

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柄濁亂海內
今不誅後必難圖武深然之于是引同志尹勲為尚書
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
者李膺杜密劉猛朱寓等列于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
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于是天下
雄俊知其風肯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會五月日
食蕃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
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

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欲盡誅廢宦官等太后曰漢家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蘇康等竟死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上書太后言占應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山冰代之使冰奏數狡猾

無狀者鄭廳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勲祝璫雜考廳詞連節甫乃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壯健者十七人嘯血共盟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殿令帝拔劍踴躍使乳母趙嬈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

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馳擊殺之遂害勲出鄭廳還共劫太后奪璽書收捕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兄子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周靖張奐討武等王甫將虎賁羽林軍千餘人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陣至食時武紹敗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收武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

劉裕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于雲臺武府掾胡騰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逃竄騰及令史張敞脫之得全

後漢書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悖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非彼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實

武自謂萬世一遇也凜凜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撫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論曰東漢之末宦豎竊弄神器敢行暴虐天下莫不痛心疾首蓄以耆德碩望武以后父且賢思掃除君側以還清明而機事一泄重遭其毒豈謀之不臧乎太白入犯太微大臣不利天變告于上矣張奐新至不知本謀至為節甫所賣人事舛于下矣固知四百

年之運將終而炎精已灰不可復燃也厥後何進踵之卒以其身與宦豎同盡而漢鼎旋移語曰癰疽既潰大命隨之不其信哉

李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

威恩並行珍玩不入於門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
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身被創痍拭血進戰每破走
之賊甚憚懾以公事免官遷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
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
為節志者所羞荀爽常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
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
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衆及疏勒寇
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諸郡屢被其害膺到皆望風懼

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聲振遠域徵拜河南
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膺表欲按
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
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
輸作司隸校尉應奉抗疏表其忠節錄其功勲乃悉免
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
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讓第舍合柱中膺率吏
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詞畢即殺之讓訴寃帝召膺詰以

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慮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乃顧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

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公忠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膺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知以直道不容於世悅山樂水家於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

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
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願怡神無事偃息
衡門與時俯仰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竇武謀誅宦
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
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
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
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陽城杜密素與李膺名
行相次先為代郡泰山太守及北海相宦官子弟為令

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後官至太僕黨事作亦同死焉
時人謂之李杜初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
子殺人膺時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竟
案殺之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成弟子牢
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詞
所連及二百餘人黨禍實始此云

論曰東漢延熹永康間大往小來陽外陰內易曰君
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垂戒至深遠矣當此之

時即括囊肥遯猶懼不免顧不處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以弢光隱曜而互相標榜敢行倖直立的於此使人得以彎弓相向君子高其節不得不哀其志也至夫孔融弟爭兄死范滂母歡子義景毅以子為膺門徒自表免歸皇甫規以西州豪傑恥不與黨上書自言宜坐雖義聲感慨足以立懦廉頑然揆諸守死善道之常經母乃已激乎讀元禮孟博諸傳乃益服郭有道陳太丘二公之弘識雅量為不可及也

傅燮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亂不由於外皆興於內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皆由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惟

陛下仁德寬容致閭閻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夫邪正不宜共國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皆將巧詞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必復有杜郵之戮陛下宜速誅讒佞善人思進奸凶自息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怨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徵發天下賦役無已司徒崔烈

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烈堅執前言變厲言
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奏帝召問狀變對曰昔冒
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憤激思
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涼州天下要衝
國家藩衛高祖定隴右世祖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
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騷動烈為宰相不
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此社稷深
憂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為衆

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
金吾甄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
望將軍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乃遣其弟延致殷勤
於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
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
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竟出為漢陽
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
交代合符而去鄉人榮之燮善邨人畔羌懷其恩化並

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涼州刺史耿鄙
委任治中程球通奸利士民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
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變知鄙必敗謂曰使君統
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其鋒難
當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
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功可坐
而待也鄙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賊遂
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騎數千隨賊

攻郡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變子
幹年十三從在官知變素剛不能屈進諫曰國家昏亂
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以自守宜
聽其送歸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
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吾
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又欲食祿而避其難乎吾行
何之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
咽不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

曰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變按劍叱
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耶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
歿諡曰壯節幹知名仕至扶風太守

論曰漢廷公卿兩議棄涼州而傅變指陳利害暗與
虞詡合偉哉英雄所見固略同也考後漢書變與詡
合傳蓋勳臧洪亦並列焉洪首建攻董卓之議登壇
號衆詞色激昂勳亦屢盛氣陵卓且密勸皇甫嵩勒
兵討之然卒與嵩受徵入朝若乃勳棄左昌之怨聞

檄赴援洪感張超之恩徒跣請救則勲又難於洪也
方羣閹當國勲嘗謀與劉虞袁紹共誅嬖倖及為京
兆楊黨恃父以貪賂則違貴戚之請而案其賊高望
屬子為孝廉終抗副主之命而黜其選其嚴氣正性
雖傳燮之於趙忠豈有過焉然當兵敗見執聽其送
還何遂與前時木表之誓言相刺謬也臧洪臨命慷
慨庶幾復見田橫遺烈向使歆盟酸棗之日即勸超
先進掃除賊卓以其死郡將者死國家不更義聲凜

凜哉比事觀之傳南容加於人一等矣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與敦煌張奐然明武威段
頗紀明並山西名將稱涼州三明焉祖父稜度遼將軍
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
將軍馬賢將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
士審其必敗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
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有功舉規上計掾其

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効曰
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
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
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
以全命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
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
沖共相首尾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
足用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帝不能

用冲帝立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縱橫殆以奸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戒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

素餐尚書急職有司依違使陛下專受諷諛之言不聞
戶牖之外臣豈敢隱心以避誅責書奏梁冀忿其規已
以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臨死者再
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人後梁冀誅旬月之間禮
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侵亂郡縣特拜規太山太守
規到官廣設方畧寇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
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規素忿羌
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臣生長邠岐昔為郡吏再更叛

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
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悉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
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清
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
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
關西兵討零吾等擊斬之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繼
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
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

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涼之諸牧守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悉條奏其貪暴殺降與老弱不任職者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車西侵舊都懼駭明詔不以臣愚駕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所省之費一億

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
前踐州界奏郡守孫偁等五人支黨半國其餘墨綬小
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
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售以錢貨若臣以
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
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
但費千萬以懷畔羌何罪之有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
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

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衆謗陰害固其
宜也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畧上帝乃徵規還拜議
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數從求貨規不答遂
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
寇不絕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
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
郎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愚臣願乞冗
官以為眞副朝廷從之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

將軍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至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違禁擅遠軍營當即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耶及黨事起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先自上言臣前薦太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朝廷卒不問時人以規為賢在事數歲北邊威

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會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
問得失規對曰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
誅外臣而災異數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
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
劉祐馮緄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
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起鉤黨之釁虐賢傷善
哀及無辜而羣臣鑒畏前害莫肯正言願陛下容受謇
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

壽成亭侯讓不受轉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卒
年七十一初規以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
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
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玉符在門規遽起
衣不及帶屣履而迎接符手還入同坐極歡時人語曰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又為太守時漢陽趙壹道經
弘農過候規門者不即通遂遁去門吏以白規聞壹名
大驚乃遣主簿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

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懷
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啟乃知已
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獻平其夙心事在悖
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何福如之壹答書不顧而去其
好善下賢如此規所著賦銘碑贊書檄牋記等文凡二
十七篇

論曰涼州三明並樹功邊境威信徧於羌隴之間真
規文學極博頌武功又顯然陳實之舉真為閭豎所

欺致使忠烈殞命雖辭爵謝咎噬臍何及頗黨附宦
官又以輸貨致台輔獨規保全身名無瑕釁可摘雖
曰福命亦其智意足以自衛也其後規兄子嵩與會
稽朱儁皆以忠勇之略盪平羣寇勲在王室無有二
心然嵩拒梁衍之說不討董卓而就徵至遭董卓窘
辱儁違陶謙之議不討催汜而就徵遂為郭汜所留
守常有餘而定變不足范史謂其捨格天之大業蹈
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過論哉

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同郡郭林宗嘗見而奇之曰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
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
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
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
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
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

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于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竝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受降數十萬于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讓因挾忿以事中允徵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遣客使自

為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進之允厲聲曰
吾為人臣獲罪于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
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大
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疏請之曰夫內視反
聰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
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罪允受命誅逆曾未期月州境
肅清方欲列其庸勲請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
輕罰重有虧衆望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

在不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畱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何進謀誅宦官召允共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初平元年拜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悉以委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

持王室于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篡
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
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
陽太守并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
卓而後迎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
射瓚為尚書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
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言星變甚亟內發者勝幾不可
緩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時

卓加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弟旻兄子璜皆為將軍典兵
事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髻鬣男皆封侯女
為邑君結壘于長安城東築塢于郿高厚七丈號曰萬
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據雄天下不成守此
足以畢老數與百官宴會淫樂誅殺斷斬自由以天變
殺衛尉張溫校尉伍孚刺卓不就為所殺三年四月帝
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兵夾道自壘及宮
左步右騎屯衛周帟令呂布等捍衛前後允乃與士孫

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于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墜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内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于道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昊于郾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尸卓于市然火置臍中光明達

曙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于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勛銀八九萬勛錦綺紈素珍玩積如丘山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也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圖之卓既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伏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

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
罷其軍百姓訛言當悉誅之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
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
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
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
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招允去之允
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
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

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
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
惟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下廷尉并允
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
餘人皆見誅害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
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其後帝思允忠節使改殯
葬之遣官弔祭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

後漢書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

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于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于正也

論曰太史公贊季布曰賢者誠重其死至樂布則曰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一篇之中先後互異何歟自古皆有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在得其所而已當宦豎誣害之時諸君子咸勸允自裁而

寧甘楚辱至轉側逃亡僅得以免及催汜稱兵犯關
意氣凶凶雖呂布之勇猶先時遁去獨允毅然不回
以死殉國其始不為婢妾賤人感慨無復之之態其
後復不為庸夫懦子全軀保妻子之行可謂得死所
矣賢者固不可測曩之委曲周全者乃愛其死以有
待也

史傳三編卷十六